



風雨江湖路

上卷

陈青云 著



風雨江湖路

中卷

陈青云 著



風雨江湖路

下卷

陈青云 著

■ 台湾长篇武侠小说名著

■ 陈青云

著

風雨江湖路



0437396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一代魔魁“金月盟主”，妄图独霸武林，要挟各门派帮会尊其为天下共主。顺者存，逆者亡。“三元帮”被斩尽杀绝为其开端，武林各辈高手——“鄂西大豪”父子、“两仪书生”夫妇、“千佛手”，甚至是“三皇”中的人、地两皇，“五帝”中的四帝，均先后遭害。“无后老人”、“阴魂不散”、“逍遥客”等为挽救武林厄运，拯同道于水火，引导“掘墓人”，联合“宇宙一尊”“人皇”等正义力量一道除魔卫道。于是一场几乎是聚集了各门各派精英和各辈高手的武林中百年仅有的剧战，惊心动魄的揭开了。

全书以“掘墓人”为轴心，系结各类人物、各个事件、各种兵器、各种武技。恩怨情仇交叉，家仇门仇并存。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敌我难辨，诡谲异常；曲折生动的情节铺展，矛盾迭出，险象环生。

江湖路上之险恶诡诈，武学上之浩瀚无边，本书可谓叹为观止。

(吉) 新登字05号

风雨江湖路 (全三册)

陈青云 著

责任编辑：李文学

封面设计：何 云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28.5印张	6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580 000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5 000册	定价：15.00元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骇闻贺礼.....	(4)
第二章 黑手	(55)
第三章 半途搏命.....	(119)
第四章 心猿意马.....	(172)
第五章 情深何限.....	(234)
第六章 上古仙兵.....	(287)
第七章 碧目老人.....	(342)
第八章 身世之谜.....	(379)
第九章 为君洒泪.....	(421)
第十章 身世之谜.....	(461)
第十一章 义博云天.....	(574)
第十二章 气壮山河.....	(615)
第十三章 来者不善.....	(655)
第十四章 宇宙一尊.....	(688)
第十五章 玩火自焚.....	(795)
第十六章 神功灭群丑.....	(866)

楔子

淡月疏星，夜凉如水，约莫是二更初起的时分，在闹市中，当是华灯甫上，夜市方张，然而在山区里，居民却早已入了梦乡。

荆山脚下，一椽离群索居的茅屋，兀自从壁缝窗隙间，射出缕缕昏黄的灯光，如果你靠近，不但可以听见轧轧的机杼之声，还可以窥见一幅动人的机杼图。

草堂中，一灯如豆，一个两鬓飞霜看起来年纪还未超过三十的红颜少妇，面对一个七八岁的幼童，那少妇双目盲残，从那深陷的眶子看来，两眼是瞎的。

幼童此刻，正在低头朗读，忽地捲卷道：“妈，你为什么老是愁眉不展！”

盲残少妇面上的肌肉一阵牵动，停了机织，用心念书，不要问这些不相干的事！”

“孩儿总觉得妈有什么事不肯告”

“你不听妈的话？”

“听，但是……”

“还不到你该问的时候！”

幼童打了一个呃，意犹不释的道：“父亲呢，为什么他……”

盲残少妇厉声道“你没有父亲，他早死了！”

“爹真的……”

一缕异声，倏告传来，在这无风而寂寥的山居静夜里，那怕是极微的声音，也难逃过练武人灵警的听觉，少妇倾耳一听，神色大变，一把抓起幼童，随手点了他的“哑门穴”，幼童惊悸的睁大了双眼，张口无声，少妇迅快地移开屋角一堆杂物，揭开一块石板，把幼童塞进石板下的洞中，严厉的道：“乖乖的不许动。”随说随把石板盖上，掩上了杂物，然后回到机上坐定。

“砰！”

单薄的木板门，裂成了碎片，一条娇小人影，掩入屋中，赫然是一个蒙面女子。

“谁？”

“芍药仙子，别来无恙？”

盲残少妇霍地站起身来，厉声道：“又是你？”

“不错，是我，你记忆力不差。”

“你……意欲何为？”

女子格格一声怪笑，目光四下一扫，阴声道：“芍药

”

的心理，如果要完全得到一个

男人的爱……”

“魔鬼，你迫我自残双目，亡命天涯，难道意犹未尽……”

“我当初放过你母子，实属不智，幸而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你要赶尽杀绝？”

“这样岂不免了你现世受苦？格格格格……”

“女魔，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你办得到吗？”

盲残少妇厉叫一声，扑了过去，蒙面女子身形似魅，一晃到了盲残少妇身后，少妇双目虽盲，身手却不弱，听风辨向，挥掌反削，蒙面女子又是一晃，纤掌电扬，盲残少妇惨号一声，手抚胸膛，栽了下去。蒙面女子迅快的朝邻室打了一个转，口里道：“莫不成那小鬼真的死了？”

顺手拿起油灯，点燃了被褥，退出屋外，火势熊熊而起。

盲残少妇狂喘着爬向屋角，什物推移，石板挪开了一角，一个小头冒了出来，盲残少妇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爬到屋角，伸手胸前拔出一根三寸长的凤头金簪，抛入石板下的穴中，娇躯一翻，把幼童的头压回穴中，身躯正好堵住了挪开一角的穴口，惨厉的叫道：“孩子，女魔……金簪……杀……屠龙剑客……”

半个时辰之后，茅屋烧成了一片白地……

第一章 骇闻贺礼

倚云山庄——

坐落在巫山东麓，归州城北五十里香溪之滨，占地十余亩，画栋飞云，鳞次栉比，是“三元帮”开宗立派之地，帮主“拿云捉月陈家骏”是开派宗师“三元老人陈芮”的独生子。

“三元老人”年已近百，武功高绝，一生仗义疏财，结交遍天下，被武林中尊为泰山北斗，武林同道为表示对老人的崇敬，咸称之“三元老人”而不名，十年前，把帮务交由独子“拿云捉月陈家骏”，自己则深居简出，贻养天年。

“三元帮”门下弟子近千，人才辈出，帮务如日中天，凌驾乎各门派帮会之上。

这一天，“倚云山庄”悬灯结采，香花铺径，全庄上下，洋溢着一片喜气。

原来今天是帮主“拿云捉月陈家骏”掌上明珠“玉女陈香君”于归之期，对方是“鄂西大豪欧阳方”的长子欧阳瑾，两家可说是门当户对。

庄中筵开数百桌，以“三元帮”的地位，与“三元老

人”在武林中的声望，预料中必是 贺客盈门，宾朋满座。

谁知，事实大大出人意料之外，眼看正午吉时将至，贺客不过寥寥数十人，使整座厅院，显得空落落的，在座的贺客，虽已觉出蹊跷，但格于礼数，不便动问。

帮主“拿云捉月陈家骏”只此一女，视同拱璧，刻意铺张，喜帖发出去总在两千份之谱，见此情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厅中团团转，额上汗珠滚滚，原本谈笑生风的他，这时浓眉深锁，学金人二贼其口，一部灰髯，几乎被捋断。

洋溢的喜气，已被这意外的情况冲涮得荡然无存。

宾客中，有的已现出焦躁不安与惊异之情。

毕竟，这意外的情况，相当不寻常，喜柬发出而不登门道贺，意味着对“三元帮”的蔑视，也是对“三元老人”最大的不敬。

其中，一个锦衣中年，行近“三元帮主”身侧，皱眉道：“襟兄，客人大概不会来了，这到底……”

“三元帮主”拭了拭汗水，道：“此事令人不解，连近在咫尺的‘武当’‘巫山’等派都不见有人来！”

“是否礼数上……”

“愚兄自问礼数周到，同时也没有什么地方开罪武林朋友。”

“花轿也应该到了呀？”

提到男方迎亲花轿，“拿云捉月陈家骏”更加沉不住气了，拍了拍手，道：“传总管！”

堂下立刻应声，不久，一个黑衫老者急趋而至，打了一躬道：“卑座吕文华参见帮主！”

“吕总管，立即派快马前迎十里，看花轿是否已在来庄途中。”

“遵令谕！”

总管吕文华转身退了下去。

“拿云捉月陈家骏”向在座的数十宾客作了一个罗圈揖，尴尬的道：“累各位久候，陈某人先行告罪，尚请各位海涵！”

“好说！好说！”

众宾客纷纷还礼，但窃窃私议之声，却由此而始，嗡嗡成了一片。

一个青衣小婢，由内堂走出，趋近“拿云捉月陈家骏”低声道：“禀帮主，夫人打发婢子请问……”

陈家骏不待她说完，烦躁地一挥手道：“回禀夫人，就说花轿未到，本座已着人查探去了！”

“是！”

小婢讪讪地退了下去。

就在此刻，外面一迭声传呼进来：“四海浪荡客祝少青驾到！”

“拿云捉月陈家骏”面容一整，微露喜色，大步向中门外迎了出去，所有在座的宾客，也纷纷离位而起，引颈伫候。

“四海浪荡客祝少青”年登耄耋，少说也有八十岁以上，与“三元老人陈芮”相交甚厚，在武林中辈份极尊，武功深不可测，专爱管闲事，对武林掌故，奇闻轶事，如数家珍，只是有一个怪癖，不许人以“三”称之，不论对方辈份尊卑，至多接受人称一声祝兄，直呼其名更是投其所好，所以执事弟子传呼时，只报名号，没有加尊称。

顾盼间，“拿云捉月陈家骏”毕恭毕敬地伴着一个须发如银的玄衣老人，步了进来，玄衣老人面红如婴，看上去有些仙风道骨，左边挂一个硕大无朋的酒葫芦，右边斜背着一个鼓绷绷的大布袋，这布袋在江湖人的眼中，有如神秘的百宝囊，谁也不知道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从这看，又显得有些不伦不类，突梯滑稽。

所有在座宾客，齐齐行下礼去，口称：“恭迎祝兄大驾！”

“四海浪荡客祝少青”眯着从不曾醒过的醉眼，扫了现场一周，一甩大袖道：“朋友们少礼，祝少青不敢当！”

说着，穿过人群桌席，迳入大厅，毫不客气的朝首位上一坐，执事弟子送上香茗，“四海浪荡客”一挥手道：“不用，我自有解渴之物！”

拨开酒葫芦，口对口咕噜噜喝了一大口，用衣袖一抹口边酒渍，向“三元帮主”点了点头，道：“老弟，只有这么几个客人？”

此老与“三元老人”同辈论交，却称“三元老人”的儿子做老弟，在座的都熟知此老怪僻，也就见怪不怪了。

“三元帮主”苦苦一笑道：“小侄正为此大惑不解！”

“嗯！要来的，早来了，不来的，不会来了！”

“请问为什么？”

“你难道一无所闻？”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一路而来，听人说各门派帮会，在一夜之间，齐被神秘的恶客光顾，伤亡惨重，大概正忙着善后，没有心情来喝喜酒了。”

此语一出，举座皆惊。

、“三元帮主”骇然道：“有这样的事，怎么小侄一无所闻，不知那些神秘恶客是什么来路？”

“金月盟使者！”

“金月盟？”

宾客中爆出一片惊呼之声，这神秘的帮派，崛起武林不过数月之久，但也只限于传言，没有人知道盟主是谁？也没有人知道该盟是什么样的组织！更不知道帮派所在地。

“三元帮主”满面骇异之色，栗声道：“金月盟是什么样的帮派？”

“四海浪荡客”又喝了一口酒，白首连摇道：“谁知道！”

“主其事者是谁？”

“不知道！”

“何以派人向各门派帮会下手？”

“不是下手，是下书，书信中要各门派帮会尊‘金月盟’主为天下共主，这是荒诞不经的事，各门派帮会自然不忿，言语冲突之下，双方出了手，那些使者，一个个功深不测，动上了手当然就有死伤。”

“这的确是闻所未闻的怪事，何以敝帮例外不被侵扰呢？”

“这就令人不解了，也可能是时间问题。”

谈话之间，一个精神矍铄的白发老人，自后堂策杖而出。

众宾纷纷起立，恭敬的道：“参见老前辈！”

老人拱手道：“各位少礼，请坐！”

“三元帮主”忙起身移了一个座位给老人。

“四海浪荡客”哈哈一笑，就坐着之势，扬了扬手，道：

“老哥，你纳福啊！”

这老人，正是武林中尊为泰山北斗的“三元老人”，“三元老人”掀髯大笑道：“小老弟，今天是什么风吹你来的，十年了，真是幸会！”

“哈哈，四海浪荡，五湖飘泊，小弟我是无事穷忙，只要有一天安居，便六神无主，浑身骨头痛，现在可好了，要大忙特忙了，嘻嘻，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咕嘟灌了一口酒，闭目微吟道：“但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三元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弟，你是‘事大如天醉亦休’了？”

“四海浪荡客”醉眼一睁，射出两道迫人的厉芒，沉声道：“老哥，的确事大如天，但醉不能休，武林劫运已起，道消魔长，将无宁日了。”

“老弟此语必有所本？”

“老哥就会知道的。”

“三元老人”突地老脸一变，转向“三元帮主”道：“吉时已到，怎么不见迎娶的女婿……”

蓦在此刻——

只见总管吕文华，匆匆奔入厅来，先向“三元老人”一礼，然后形色仓皇地向“拿云捉月陈家骏”道：“启禀帮主，庄外一位少年客人求见？”

“既是前来祝贺的客人，何须通禀，请进来就是！”

“可是这位客人……”

“怎么样？”

“卑座看来，似乎来意不善！”

“哦，对方可曾通名？”

“他就是出道未久，三招搏杀崆峒四剑客，一掌劈死‘赤发魔’的‘掘墓人’！”

“什么，掘墓人？”

“三元帮主”这一惊嚷，举座皆闻，众宾客无不面上失色，连“三元老人”和“四海浪荡客”也不由老脸变色。“崆峒四剑客”是中原道上有名的剑手，而“赤发魔”却是纵横江湖数十年的恐怖人物，竟然毁在对方举手投足之下，则这所谓“掘墓人”功力之高可想而知，尤其“掘墓人”这外号，听来十分刺耳。

其实，座中谁也不曾见过“掘墓人”的真面目，一切只是传闻而已，当然对于“掘墓人”的出身来历，更没有人知道了。

“三元帮主”面色凝重的向“四海浪荡客”道：“世叔足迹遍天下，可知道‘掘墓人’是什么路道？”

“四海浪荡客”一摇头道：“没有见过，见了本人也许能测出他来历也不一定！”

“那么请他进来？”

“当然，来者是客，今日又是你宝贝女儿大喜之日，对方来意如何，尚未知晓，岂能拒人于千里之外，让同道们见笑！”

“如此，吕总管，请客人进来！”

“是！”

总管吕文华退了出去，中门口已有执事弟子向外传呼：“请客人入庄！”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异样的心情，等待着一睹这

“掘墓人”的真面目。

工夫不大，一条人影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人影入目，每一个人都不由下意识地吐了一口长气，意料中，所谓“掘墓人”必是一个穷凶极恶之相，其实事实大谬不然，现身的赫然是一个年不到二十的英挺少年武士，唇若涂硃，鼻如悬胆，双眉斜飞入鬓，魁梧壮实，一个标准的美男子，配上白色劲装，有如临风玉树，充满了男性的诱惑。

少年手提一个绢包，看来是一份贺礼，步履从容地向大厅走去。

及至看清了少年的容色，每一个人又不禁从心的深处冒出了丝丝寒意，对方神情的冷酷，眼中流露的恨意，使人见而悚栗，似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神情与容貌极不相称，但与“掘墓人”这外号倒是十分贴切。

“三元帮主”已迎出厅来，抱拳道：“少侠光临敝庄，本座未曾远迎，失礼之至！”

少年略一拱手，道：“好说！”声音冷漠得像冰块，而且仅这么简单的两个字，说完之后，又紧抿了嘴唇，好像多一个字都不肯说似的。

入厅之后，少年自就客座之前，但没有落座，对所有的人，似乎不屑一顾，目光只冷冷地注定“三元帮主”一人。徐徐启唇道：“阁下就是‘三元帮主’？”

“本座正是，少侠尊号‘掘墓人’？”

“是的！”

“请问大姓台甫？”

“在下斐剑！”